

◎ 山河志

双塔之夜

沈卫星



▲ 朝阳北塔夜景。

走出北塔，晚霞布满天空，一群鸽子绕着塔尖，振响着动听的鸽哨旋转翻飞，似在归巢前对白天作不舍的告别。

思绪竟也像鸽群一样，在辽宁省朝阳市北塔博物馆里萦绕不去。是的，下午目不暇接的高强度观赏中，惊异于一件件从地宫、中宫中发现的石刻造像、墙壁彩绘、砖碑题记等珍贵文物，特别是1988年修缮时在第12层塔檐内发现的天宫中，更有大量珍宝面世。其中一个七宝塔，上面由银丝串起的金银饰品及珊瑚、珍珠、玛瑙、玉石、水晶等晶莹剔透，品质极高。还有那大瓶套小瓶的波斯玻璃瓶，是古丝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。由此，更觉朝阳北塔“东北第一塔”之誉不虚。听介绍说，北塔虽遇雷火烧灼之灾，也曾遭盗扰，但仍有如此多保存完好的珍物，堪称奇迹，也是朝阳之幸。

朝阳，这座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辽西城市，曾是十六国时期前燕、后燕和北燕三国的都城，名曰龙城，历史上也曾有营州之称。如果要在城内寻访古迹，双塔是首选。所谓双塔，除了北塔，还有一座尚未得见的南塔，都在朝阳老城的双塔区。用双塔来命名一个城区，可见其在当地的重要地位。

双塔又名南北塔，分处南北两端，相距只有300米。北塔高约42米，南塔高约40米。历史记载，北塔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佛塔之一，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，已有1500多年历史；而南塔是辽代兴中府城遗存建筑，建于辽大康二年，距今也有900多年历史。北塔南塔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其实，朝阳现存古塔遗址共有22处，多为辽代所建，除了城内这两座双塔，还有城东凤凰山上的摩云塔、喀左县的利州塔等，造型精美，工艺精巧，堪称古代建筑的珍存。

此刻，站在北塔广场，瞻望晚霞里的古

塔，更觉巍峨高耸。由塔基、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的北塔，是辽塔建筑的典型营造形制。朝阳北塔是一座13级密檐式砖筑佛塔。仔细看，塔基是一个宽大的方形砖座，方正墩实；塔身的四个正面砌出券门，南门可入塔心室，其余三面为假门，外壁均饰有各种精美的彩色浮雕像，虽有诸多破损，仍不失姿韵。由于北塔所在地曾被皇家视为圣地，故北塔博物馆里有如此多的精美物藏。

北塔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以十六国时期的“三燕”宫殿夯土台基为地基，北魏“思燕佛图”的台基为台基，隋、唐砖塔为内核，辽代佛塔为外表，经历五个时期不断改造，形成少有的“塔中塔”“塔包塔”构筑形式，享有“五世同体”之美誉。从功能看，它从最初以简单的堆物作为草原民族辨别方向之用，到古人用以祭祖先、敬天地，再到今天成为考察历史、了解过去的遗迹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变迁，令人油然而生出“一瞬千年”之叹。

夜幕早早降下，但被北塔勾起的兴味却久久不退，想到这里，竟想着再看一看夜里的北塔，当然也要看看白天没来得及顾上的南塔，哪怕只是在外围转转。因住处距离双塔不远，便匆匆用过晚餐，趁着华灯初上，独自一人穿街过巷，信步走去。

夜里的北塔，竟然魔术般切换了迥异于白天的另一种场景。灯光打在塔身，通体金黄闪亮，仿佛披上了一袭金缕大氅，在古城的夜空更显壮观。如果说这里白天是外地游人的天地，晚上则是当地百姓的乐园。环顾广场四周，有人绕着北塔跑步，有人在健身器材上压腿，还有人围圈踢毽子。最亮眼的是穿戴民族服饰的大妈们在跳广场舞，她们跳得认真，也很陶醉。朝阳一直是蒙汉民族的交汇之地，唐代诗人高适在《营州歌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营州少年厌原野，狐裘蒙茸猎城下。虏酒千钟不醉人，胡儿十岁能骑马。”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朝阳地区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文化盛行的情形。

这时，耳畔飘来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悠扬旋律，那是木管乐器吹奏出来的乐声，顿觉一阵温暖袭来。寻声望去，乐声是从塔东北角的一条长椅处传来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两位60岁上下的老人，男的吹着萨克斯，女的吹奏长笛，再驻足细听，竟是两个声部的合奏。曲终，与他们聊起，男士说自己原在朝阳电器厂工作，年轻时就喜欢乐器，曾经是厂里乐队的，虽然退休了，仍放不下这个爱好。看他俩配合如此默契，不是长期合作不能达到这种境界，果然女士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爽朗地说：“我们俩是一家子。”并说，自己原来学吹萨克斯，后来为了音色更丰富，改学长笛了，虽然有难度，但听起来确实更有滋味。嘿，真是有情调的一家，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为这两口子点赞，也为那些对生活有追求的普通人点赞。

向他们告别后，向南塔走去。在街灯的引导下，中间要穿过一条街，不用说，这就是朝阳有名的古文玩一条街——慕容街。历

史上，来自草原的鲜卑族慕容氏曾在朝阳立定脚跟，视其为故乡，并逐渐拥辽西而望中原，开疆土，建都国。“三燕政权”统治中国北部半壁江山近百年，也在这座都城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。

慕容街没有做夜市，但还是隐约看到有些铺面亮着灯。出于好奇，便随意挑了一家走进去。进门，还没开口，一位30来岁的男人带着饭菜的香气从里屋走出来迎候，看来打搅他一天忙碌后享用晚饭的时光了。因为并无购买意愿，便跟他说只是随便看看，店主笑说没事的。这店是专卖鱼化石的，各种大大小小的化石工艺品摆得满满当当。想起家里也有友人赠送的朝阳鱼化石，看来无意中到了源头产地，何况这种自然遗产不同于双塔的文化遗产，值得一看。

只见鱼化石有的大幅如席，有的小片如掌，大多保持着出土时的原始模样，释放出古老的气息。我陷入沉思，这些栩栩如生化石，曾经都是活力四射的游动生命，因为巨大的地壳运动，永远定格在石板上，固化在时间里。

店主还带我到他那小小的工作台旁，介绍如何通过多道程序将破碎的化石残片加工成艺术品。他不无自豪地说，辽西地区拥有丰富的化石资源，慕容街的鱼化石以及各种古生物化石，与北塔南塔一起成了朝阳的古文化汇聚之地。店主还说，现在为了保护鱼化石、保护生态，政府严禁大规模开采，国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允许化石买卖的场所。店主有问必答，好像完全忘记是要卖东西给我，倒更像是鱼化石博物馆一名尽职而专业的讲解员，让我得以在夜访北塔南塔中，与鱼化石有了一次美好邂逅。

接着便来到了南塔，虽然与北塔的高度只差2米，但在夜的朦胧中看不出有什么差异。没有了北塔炫目的灯光照耀，广场也明显窄小了很多，南塔显得有些清寂落寞。但我依然喜欢此时的南塔，因为它更像是一位时间老人，别有一番沉静肃穆、古意深重的气韵。它的四周围有铁栅，不对外开放，也没有挖掘，不知道是否像北塔一样在塔顶也筑有天宫，藏着待见人类的惊世珍宝。

从历史的猜想中退出，忽见小广场上有五六个学生正在滑滑板。他们沉浸其中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，偶尔也小声地对答几句，都是极短暂。这时，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塔影沉沉，密檐上长长垂挂的风铎发出幽幽的叮当声。周遭街灯闪亮，市声鼎沸，好一幅古今同框的图景。

看罢南塔，夜空中明月高挂。兴致未减，便又穿过南塔旁的佑顺寺，来到不远处那条流淌不息的大凌河。伫立岸边，泼墨般的水面宽展而平缓，有如历史的长河从眼前一刻不停地向远方流泻而去。夜越来越深，再一次回望夜色里那两座依稀可辨的辽塔，它们宛如时间的指针，定格在伸向苍穹的瞬间。钟摆不会停歇，明天太阳升起，古塔、古街、古寺、古河又将被围裹在暖暖的阳光里，正如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名字——朝阳。



▲ 酱香饼（插图）
（本版配图来自网络）

“味”的一声，面饼一分为二。然后，她将叉子压住饼面，眨眼工夫，酱香饼就被切成了大小均匀的块状，装入印着广告词的浅黄色纸袋。香气四溢的土家酱香饼，递到了我的手上。

我迫不及待咬了一口，“咔嚓”，酥脆的口感瞬间在齿间爆发，独特的酱香包裹着咸甜交织的味道，迅速在舌尖上蔓延开来，越嚼越香。

老黄说，酱料是酱香饼的灵魂。优质的酱料，食材至少超过20种。加入适量的辣椒、芝麻、蒜蓉等调料，经过几个小时熬制，才能形成浓郁的味道。

酱香饼制作看似简单，从揉面、擀饼到烤制，每一步都考验制作人的技艺与耐心。揉好的面团经过醒发，变得柔软而有弹性；擀好的饼皮薄如蝉翼，韧性十足；烤制时，火候掌握至关重要，既要保证饼皮酥脆，又要避免酱料烧焦。

酱香饼承载着土家风情，诉说着山里人的纯朴和热情。它慰藉匆忙赶路的行人，温暖每个饥肠辘辘者，无论何时遇见它，那独特的味道，总能勾起食客心底的欢喜。

◎ 零时差·春节

又到春节。尽管定居海外已有数十载，但贴春联这一习俗依然深深扎根于我的生活中。我家离华人社区不远，每到春节前夕，那里街头巷尾张灯结彩，各类年货琳琅满目，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为了避开节前购物高峰，我们总会提前几天前往那些专售中国商品的店铺，精心挑选一副心仪的春联以及其他年货。今年也不例外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刚移居马尼拉时，迎来了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。初来乍到，忙碌而清苦，对新环境尚不熟悉，年底又大病了一场，日子充满了未知与挑战。然而，不管境况如何，贴春联的传统却从未中断。那年的春联是向哥哥讨来的，我怀着无比的喜悦，把一副春联贴了好久。虽然条件简陋，这一抹鲜艳的红色，一时疗愈了离国的乡愁。

回想童年，腊月时家人围在一起写春联、贴春联的场面。那时，乡下的春联多为手写。村里懂书法的人会亲自挥毫泼墨，有时也请亲戚朋友或老师同学代劳，或者直接上街买几副现成的。家家户户门前贴上崭新的春联，对仗工整、笔力遒劲，散发着独特的手工之美。年少的哥哥曾勇敢地承担起写春联的重任。很多对联内容来源于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诗词，其中一句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成为全家的最爱。当过老师的母亲提议，将“还看今朝”四字单独摘出，作为正门的横批。可斟酌之后，觉得略显生硬，最终改为“喜看今朝”。这一字之改，似乎为新的一年带来了无限的憧憬。

这过年的祥气，这春联的馨香，穿越时空，一直萦绕着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始终与故乡紧紧相连。光阴飞逝，转眼间，我们都年过半百。当时光列车抵达2023年底，去北京探望亲戚返回马尼拉的哥哥，千里迢迢为我捎来一份特殊的礼物，是92岁的林阿姨赠送的一个大信封。一打开，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，原来是几张大红菱形的“福”字，透着一股质朴的真情。物轻意重，我没有多想，随手取了一张，贴在了厨房的墙壁上。

去年十月，终于如愿到北京看望多年未见的林阿姨。闲聊间，我突然想起了那几张“福”字，于是顺口问了一句。她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是我写的呀！”我愣了一下，有些不敢相信，以往从未听说她会写毛笔。她随即走入书房，当场磨墨挥毫，腕下生风，手势不见颤抖。短



戈壁红柳

王 族

没有风的日子，不论是大树还是小树，都岿然不动，枝叶也不会发出声响。但一只鸟儿却不甘寂寞似的，突然飞向一丛低矮纤细的树木，并落了下去。它踩得那些细小的叶片哗哗作响，枝条也掠起一团幻影。待它在枝条上站稳，那幻影复又落了下去。那团幻影在起落之间，涌起一层红色波浪，引得那只鸟儿扭头去看。

那涌起红色波浪的树木，是红柳。红柳是一种并不高大、也不壮健的植物，且非常安静。如果赶上恰当的季节，便能看到一片红柳皆安静伫立，让人觉得，它们虽然没有浓妆艳抹，却要将戈壁沙漠当作舞台，表演一番寂静之舞。

红柳耐旱、耐寒、耐水，经刈割和折断后，可迅速恢复原状，因生存不易，常常是孤独中的艳丽，寂寞中的风景。红柳长出的第一年，枝叶为绿色，至翌年便变红，之后愈长颜色愈红，至枝叶蓬茂，便形红似火。

红柳的枝叶会跟随季节变换色彩，先是白中透粉，后又粉中透黄，接着是黄中透红，到最后则红中透褐。红柳一年的生命，就这样在色彩的变化中度过。至于它们为何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，谁也没捉摸不透。那些密密匝匝、盘根错节的红柳，或许就是语言，在诉说着一切。

红柳虽是成片生长的植物，但牛羊马却不吃其枝叶。原因是戈壁沙漠中的植物多含碱，其枝叶有咸味，动物们不喜欢。但红柳早先就被人类发现并运用，多制成钎子，用作烤羊肉串。用红柳钎子的好处有二：其一，就地取材，极为方便；其二，在缺盐的年代，其枝上的咸味可增加口感。如今已不缺盐，人们却习惯了红柳烤串钎子最长、肉块最大的风格，吃时用双手举起，颇为豪迈。

因其枝条柔软，红柳还被用于编织篮子、筐子和农具等。有人垒墙，将红柳枝放入泥土中，多年后那墙不裂不斜，后因房屋老旧拆除，掘开土墙，里面的红柳枝依然完好如初。

红柳虽好看，却并不友善。有人为

一抹喜庆的红

椰子（菲律宾）



▲ 贴春联（插画）

短十几分钟，完成许多张“福”贴和横批，让我带回来用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悟到，那几张看似普通的红纸，承载了多少的用心。

将近半个世纪以来，全家兄妹先后移民，大部分亲戚也举家南渡，在菲律宾聚集起新的村落——第二故乡，可老家的夜空寂寥了起来，房屋一栋接一栋熄了灯火，唯有阿罐——比我稍年轻的一位堂亲，仍坚守在那里。他成了家族最后的留守者，也是祭祀纳福的代理人。每到除夕，繁忙的阿罐，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，我家房子里里外外每个门框，都会换上崭新的对联，陈氏片区里里外外每个门框，也都会换上崭新的对联，那该是一种怎样夺目的中国红。

◎ 风味

土家酱香饼

张逸云

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感觉吃啥都不香。尤其早上那顿，总难提起胃口。直到遇到一种又香又脆的酱香饼，味蕾猛然打开，从此便放不下了。

那是一个冬日的清晨，阳光穿过高耸的楼宇，洒在树木葱茏的安居园，给人些许暖意。我像往常一样，慢步走出园区，沿街寻找可口的早点。

岳阳的安居大道贯通南北，道路两旁，早餐店一间连着一间。煎炸煮炒炖，东南西北味，应有尽有。

兴许吃腻了的缘故，走了半条街，似乎没有哪家中意。正有些失望，不远处传来一阵脆亮的吆喝声。

“卖酱香饼咯，土家酱香饼，现煎现卖，秘制配方，中国式比萨。四块钱包你管饱……”

“中国式比萨？这广告，夸张得可以呀！”我嘀咕着抬起眼，瞧见一处别致的早点摊前，食客们已经围了一圈。

那是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，车身写着“百年风味，土家特色”字样。一对中年夫妇，忙不迭地埋头干活。车顶棚上的小喇叭，卖力地广播。

一番交谈下来，得知摊主姓黄，他身边舞弄刀又切饼的女人姓周。夫妻俩年过五旬，来自附近山村，笑起来的模样儿，满满的憨厚。两人原本在一家厂子打工，年龄慢慢大了，干不动繁重的体力活，重新择业。经朋友介绍，学会了制作土家酱香饼。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制好酱料，天刚蒙蒙亮就推着车子出摊。